

卷八



書名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中新安程良錫重校刊本
 撰者 明 胡纘宗 輯, 明 馬驥等 校
 卷八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上古漢魏六朝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4
 編號 D7831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3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4](#)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秦漢文八卷 嘉靖中新安程良錫重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秦漢文卷之一

天水胡纘宗編次

吳門馬驥黃省曾王寵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刊

秦惠文王

詛楚文

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邵馨

告于不顯大神巫咸

又秋本作不顯大沈又秋

以匹楚王熊相之多臯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漢文卷之八

天水胡績宗加次

吳門馬驥王寵黃省曾校

新安程良錫重校

侯應

罷邊備議

邳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

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

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媼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雅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

至教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上者皆

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時竟寧元年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
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
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
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
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
隧謂深
開小道而行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
避敵鈔寇也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
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

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
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
被天覆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
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
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
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
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
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
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

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
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
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
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
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
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
奴中樂無禁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
盜賊禁詰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
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

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

摧折或亡一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

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

繇戍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

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

功不可卒復九也師古曰卒讀皆曰倅如罷戍卒省候望

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請

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

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

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以上論邊備

賈捐之

罷珠厓對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

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正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云云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

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取味死

竭卷卷師古曰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

域而不優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泰耳故孔子稱

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

之為君也又曰韶尽矣矣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工莧反以三聖之

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

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曰浸也朔此方也暨及

也迄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古師

日與讀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含氣之物各

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師古曰武丁殷之高

宗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

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

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

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

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各非以

襲衣裳始為稱号王充論衡作此非兵革之所

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師古曰謂昭王齊桓

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也為楚所溺也齊桓

採其難立師古曰謂哀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

子之位事在孔子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

左傳僖五年孔子定其文夷狄之國雖大自稱

王者皆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

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

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曰長城之

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

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

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

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

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

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吉行日五十里師

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師古曰

安之言何所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



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

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

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

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則色紅赤也都內之

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謂數計也廼探平城之事師古

日追計其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

富民以攘服之師古曰攘却也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

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北卻匈

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

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

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

於前子闔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

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

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

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

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

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

於道路

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席即藉也不勞借音

人情莫親父母

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

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眾

擠之大海之中

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詰反又子奚反

快心幽冥之

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

荆大邦為讎

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敢與大

邦為讎敵也

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

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

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

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亡獨居一

海之中

師古曰顛與專同專亡猶區亡也一曰圜貌也

霧露氣濕多毒

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

珠厓有珠犀瑇瑁

師古曰瑇瑁瑁也瑁音代瑁音妹

棄之不足

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

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

里費四十餘萬亡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

續之

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

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

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

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
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願
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臣衡

論治性正家疏元帝時衡為光祿大夫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

之政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衡復上疏云云時永光五年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
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
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

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

后而不敢專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是后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

庭止師古曰周頌閔子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

其朝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

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

未禁者始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丕大也

丕字或作本言脩其本業而顯揚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師古曰所更改也所更改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

反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師古曰更音工衡反吏民無所信

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

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

祖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聿述也孔子著之

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

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

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

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師古曰強勉也音其

兩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

雍蔽師古曰雍讀日壅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

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日

沈音頻寐反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

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

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

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

風師古曰閔睢美后妃禮本冠婚師古曰禮記

禮之始也婚義曰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

婚者禮之本也

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

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

也音苦本反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師古

曰適讀曰嫡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

其下並同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

師古曰踰與踰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師古曰阼主階

於衆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

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

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讌所親物得其

序師古曰言凡物大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

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則佞巧之

姦因時而動以乱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

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

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

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傳曰正家而

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

戒妃匹勸經學疏

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

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

也師古曰慎終慎孝道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論語稱孔子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故衛

之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

天性已自然矣又當加意也詩云玼玼在疚師古曰周頌閔

疾病也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

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師古曰臣又

聞之師曰妃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

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師古曰孔子

論詩以閔睢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師古曰

尊上之位也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

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故詩曰芻蕘淑

女君子好逑師古曰周南閔睢之詩也逑四也言能致其

貞淑不二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處曰

於容儀也師古曰介繫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宴私之意不形

乎動靜師古曰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

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

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

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

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并遠之師古曰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并遠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

好樂無厭師古曰樂音五教反臣衡材驚無以輔相善義

宣揚德音師古曰相助也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

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垂也音布內反

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

蟲可得而育此永不易之道也師古曰及論變易也

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師古曰臣又究盡也

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

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皆指有節文蓋欽翼祗

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

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嚴嘉惠和說饗下之類

也師古曰說讀曰悅饗宴饗也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

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

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

之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則法也象似也大雅云敬慎威儀惟

民之則師古曰抑之詩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

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上子之容也視讀曰示天又觀

以禮樂饗醴迺歸師古曰觀亦視也故萬國莫

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

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

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以休美也

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言

谷永

論神在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

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谷永說上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

情不可罔以非類師古曰罔猶蔽諸皆仁義之正道不

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恠鬼神廣崇祭祀之

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

藥遣興輕舉師古曰遣古遙字也與登遐倒景

如淳曰在日月之上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

崙九成上有縣圃縣圃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

氏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與山

石無極師古曰言獲長壽黃冶變化晉灼曰黃冶者鑄黃金

也道家言治丹沙令堅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

左按之冰上米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師古曰淖濡甚也音女教反化色五

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

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師古曰左

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

洋洋盛貌之貌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師古曰盪

盪空曠貌之貌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師古

曰謂孔子不語性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

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

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坐地削

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

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

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

公孫卿藥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祀祠事鬼使物

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

妻公主爵位重案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

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

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

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

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古曰韓陽侯江人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

宗學仙免官韓音道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

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

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

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

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按永發端

數語可謂知道之格言故列於此以永之學術議論儻能一心帝室而不私黨王氏雖劉向不

及大節既虧他美莫贖惜哉

到飲

移書讓太常博士書散後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散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散因移

書讓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

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

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

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



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天下衆

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

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

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臧於祕府伏而

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

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按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也

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師古曰脫簡遺夫之

問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

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

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

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

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

口說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

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

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

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

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臣瓚曰當時學者謂

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

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

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譙讓樂與士君

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

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

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藝有廢遺者冀得興立之也今則不然深閉

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苟也苟不誦習之而

欲絕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

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

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

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

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

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

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

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

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

門妬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違明詔失聖意以

陷於文史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

比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為大司

空亦大議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
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
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
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徒守五原後復轉在涿郡
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按此書則漢於
六經殘缺之餘收拾補完其功蓋不少也

毀廟議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
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

太祖孝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
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
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臣請與
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
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
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
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
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
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
中壘校尉劉歆議云云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

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

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又曰嘽嘽焯

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

曰小雅采芑之詩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顯明

必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爲將率也言出師衆

盛有如雷霆方叔又能信明其德既伐獫狁故

徵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

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

曰宗廟之器也

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

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弃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

師古曰氏讀曰支

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

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

所殺郡守郡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掖以鬲婁婁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

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
 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
 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
 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
 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
 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
 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



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
 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
 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
 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
 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
 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
 宗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
 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

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楊雄

趙充國頌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

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明靈有宣戎有先零漢書曰諸羌先零先零猖

狂侵漢西疆漢書宣紀曰元漢命虎臣惟後將

軍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整我六師是

討是震漢書曰遣後將軍趙充國擊西羌毛詩

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漢書曰充國至西部都尉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應劭曰酒

請奮其旅于

軍之羗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

章漢書曰充國封營平侯屢奏封料敵制勝威

謀靡元制勝已見張遂克西戎還師于京漢書

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

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匕桓匕亦紹

厥後毛詩曰赴赴武太公侯于城尚

解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

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

千石時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

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客
嘲揚子曰吾聞上世之士網人紀不生則已生
必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折人之珪儋人之爵懷
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吾子
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群賢同行歷
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應劭曰待詔金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
魯不能畫一竒出一策上說人主下談公卿日
如燿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顧默而
作玄垂子文枝葉扶疎獨說四十餘萬言

喻文也說文曰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者扶疎四布也

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給
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
揚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將
赤吾之族也往昔周網解結群鹿爭逸服虔曰鹿喻在
爵位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四分五剖並為戰國
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
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坏以遁是故鄒衍
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而為萬乘師今

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椒塗東南一尉
西北一候徽以糾墨制以鑕鉄散以禮樂風以
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
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
自以為臯陶戴縱垂纓而談者皆倚於阿衡五
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孫卿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言五伯
當途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為卿
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
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方言曰飛鳥曰雙四

鴈曰乘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
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
而燕懼范睢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
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
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
之亦無所患故世乱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
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
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而漁服虔曰漁
也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而封侯或枉千乘

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

李奇曰君臣上下有隙隙垂離

之漸則可抵而取之窒竹栗反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

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

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而投跡嚮

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

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

罷又安得青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且吾

聞之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

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李奇曰鬼

神害盈而福謙擢罕者亡默默者在位極者高危自守

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

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

殊披我易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能勝之今子乃以鴟

梟而笑鳳凰執蠃蚘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

笑我玄之尚白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

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君子去

仁惡乎成名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睢魏之

亡命也折脅捐髀免於徽索翕肩蹈背扶服入
 橐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當也蔡
 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頰涕垂流沫西揖強
 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氣拊其背而奪其位時
 也天下已定金華已平都於洛陽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
金華之事無避也禮與婁敬委輅晚輓掉三寸
漢書曰高祖西歸洛陽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
 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抱鼓之
 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散秦



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
 何之律於唐虞之世則陞矣有作叔孫通儀於
 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
 則繆矣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有談范蔡之說於金
 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書策陳
 平出奇功若泰山嚮若坻隕雖其人之膽智哉
 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
 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藺生收
 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

驃騎發跡於初連司馬長卿竊賞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班彪

王命論

善曰主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遭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

囂據隴擁眾囂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

乎今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

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

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

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

世者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

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

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

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

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

而得僥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

不達其故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

也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遊說之士至此天

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

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

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思有

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

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

益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



安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

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

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也是故駑

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

用窠椳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

王之重音義曰筭竹筭也受一斗善曰論語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易曰鼎

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

陳嬰而王之嬰毋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

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

利不成禍有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

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

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

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

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

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

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曰庶人

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為偶也全宗祀於無窮垂

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

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

王之分决矣盖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

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

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三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四

曰寬明而仁恕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五曰知人

善任使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加之善曰高祖寬以信誠好

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

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

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士之情高

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善曰略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池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

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

曰厭合也善曰一艷切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

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異無為二母所笑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善曰尚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班固

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
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
殷周之王乃繇高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
湯武然後放殺師古曰殺讀曰殺秦起襄公章文
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
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
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
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籍

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為萬世

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

伯師古曰適讀曰謫謫間閭偏於戎狄嚮應瘠

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

傑而速自斃也師古曰鄉讀曰嚮謂曩時也秦

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絲一劍之任五載而成

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華皆承

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

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

十八二而列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訖于孝文
異姓盡矣

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師古曰三聖謂文立

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

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

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彛大

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

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

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

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其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

夷師古曰陵夷言如山陵至虜阨陘河洛之間

分為二周師古曰謂東有逃責之臺被竊鉄之

言然天下謂之共王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

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

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

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

之兵特與食山東一切取勝因務其所習自任私

知姍笑三代湯滅古法師古曰姍古訕字也竊自號為皇

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

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之故

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

內新定同姓寡少徵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

裂疆土二等之爵項羽曰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功臣侯者

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門以東盡

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河濟漸于

海為齊趙師古曰太行山名也左轉亦謂自太行而東也漸入也一曰浸也穀

泗以往奄有龜蒙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

荆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為淮南波漢之陽亘九

疑為長沙諸侯北境周市三垂外接胡越師古謂相接次也三垂謂北天子自有三河東郡類

川南陽師古曰三河河南內也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

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

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

師古曰夸音跨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橋枉過其正

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

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

后女士擯位而海內晏如師古曰晏如安然也亡狂狡之

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

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

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

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

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

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

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師古

曰謂淮南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

燕代雖有舊名且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

抑損諸侯減出其官師古曰謂政丞相曰相省

博士損大夫調者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

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

事師古曰與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

踈遠生於惟牆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

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哀平皆早崩又無繼嗣

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

生其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顛作威福



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鞞音弗璽惟恐在後師古曰鞞之組也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諸葛亮

出師表

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

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

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

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

罰臧否不宜異同翰曰宮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若有作

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

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

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傳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

業知蜀志曰費禕字文禕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上疏曰侍郎郭攸之費禕時攸之與禕俱

為行 中又曰董允字休昭 後主位遷黃門侍郎 此皆良實志慮忠純

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

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

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

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奉寵以善本無以字蜀

為督愚善本有以字蜀志無為營中之事上無大小悉

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良曰向寵蜀悻

也親貧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

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与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

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銳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

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願陛下親之

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

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

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後植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

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

據文選本增一句然
董元傳亦有此句

臣以人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付託不效
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
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善本作三軍北定中原
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
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
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
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
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
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

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言

楠

楊雄

太僕箴

太僕秦官掌輿馬應劭曰周穆王所
置也書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

肅肅太僕車馬是供鏘鏘和鸞車上鈴也詩和

亦鳥和駕彼時龍易時乘六龍以御天王駕太昔

在上帝巡狩四宅謂時巡至于王用三驅前禽

是射易王用三驅失前紂作不令武王征殷檀

車子之四駟孔圻大明詩牧野洋七檀車煌七

商疏檀木之兵車駟駒彭七涼彼武王肆伐大亦言戎事乘駟因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

夫執條音條轡也詩載駢載駟我輿云安我馬

惟閑雖馳雖驅匪逸匪愆以上言車馬皆昔有

一作淫羿馳騁忘歸羿好馳騁田獵即虞景公

千駟而淫於齊論語齊景公有馬千詩好牡馬

牧於駟野輦車就牧而詩人興魯魯頌駟七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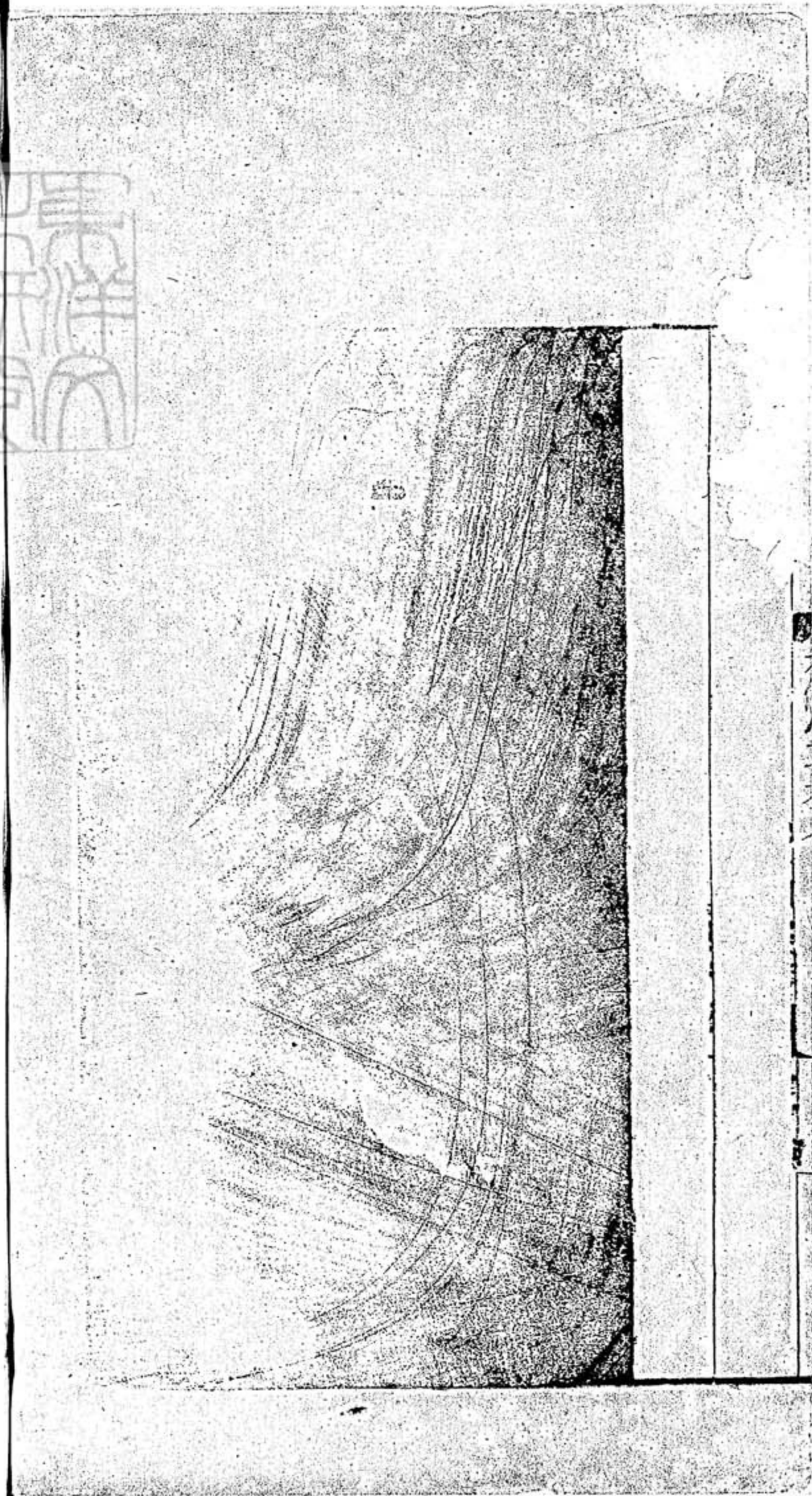
又日以車彭七思無疆思馬斯城此廐焚問人

仲尼厚醜醜類也問人而不問孟子蓋惡夫廐

多肥馬而野有餓殍方九反斃也僕臣司駕敢

告執阜阜隸也左傳臺臣阜

秦漢文卷之八終





中央研究院
圖書室